

【西洋文學、文化意識叢書】

德勒茲

Deleuze

羅貴祥 著
葉維廉 廖炳惠 主編

 東大圖書公司

【西洋文學、文化意識叢書】

德勒茲

Deleuze

羅貴祥 著
葉維廉 廖炳惠 主編

 東大圖書公司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德勒茲 / 羅貴祥著. -- 二版一刷. -- 臺北市: 東大,
2016

面; 公分. -- (西洋文學, 文化意識叢書)

ISBN 978-957-19-3122-7 (平裝)

1. 德勒茲(Deleuze, Gilles, 1925-1995) 2. 學術思想 3.
哲學

146.79

104021308

© 德 勒 茲

著 作 人	羅貴祥
主 編	葉維廉 廖炳惠
發 行 人	劉仲文
著作財產權人	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發 行 所	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	地址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
	電話 (02)25006600
	郵撥帳號 0107175-0
門 市 部	(復北店) 臺北市復興北路386號
	(重南店)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1號

出版日期 初版一刷 1997年4月
二版一刷 2016年3月

編 號 E 870110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登業字第〇一九七號

有著作權 不准侵害

ISBN 978-957-19-3122-7 (平裝)

<http://www.sanmin.com.tw> 三民網路書店

※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公司更換。

《西洋文學、文化意識叢書》總序

自從結構主義、後結構主義崛起之後，名詞及術語令人目不暇給，再加上批評家往往在理論裡平添自傳、政治抗爭、文字戲耍的色彩與作為，使得理論不再容易理解，尤其在一波波的新理論推出後，彼此針鋒相對，互有消長，更令人覺得無所適從，猶如瞎子摸一隻不斷變換位勢及形狀的象，始終無法明瞭理論的體系及其來龍去脈。

以中文發表的論文及專著，雖然已有不少是觸及晚近的文學、文化理論，但是大多只作全景掃描式或作片面的報導，鮮有真正深入某一理論家的原作，就其思想傳承作清楚的交代，並對理論演變及其作用加以闡明，從而進一步評估其成就，不致落入邊陲地帶的完全依賴、毫無判識能力的弊病。

這一套叢書由葉維廉教授提出構想，由我擔任策劃，我們力求平均分配文學、文化理論家的學派比例，希望能藉研究這些理論家，同時對當代的文化、社會理論及活動也有廣泛的接觸。對於古典的文學理論家如柏拉圖、亞里斯多德、乃至啟蒙時代以後的美學、哲學家如康德、黑格爾、尼采，或像馬克思及海德格，這些影響深遠的思想家，我們希望將他們納入當代的文化理論中加以討論，從中看出他們被吸收、轉化、批判的成分，進而對這些思想家在

傳統中所形成的效應歷史意識有所反省。

當然，任何一套叢書難免有掛一漏萬的問題，我們儘量做到在地理分布上，從蘇俄、東歐、西歐到美國，不落入英美或法德為本位的理論傾銷；同時，我們對現代主義、詮釋學、批判理論、女性主義、後現代主義、後結構主義、後殖民論述的代言人，也力求均勻，尤其兼顧了弱勢團體的論述，就膚色、種族歧視的分析與批判，以一、兩位理論家作為文化批判的切入點。當我們拿現代主義或早期的女性主義者為研究主題時，已顯出後現代處境自我反省以及重新評估其源頭的態度，是以後現代、後結構的觀點去審視現代主義及女性主義，藉此闡揚、再思現代主義、女性主義與批判理論未完成的構想，並對現下的思潮作重新定位。

這一套叢書集合了臺灣、香港、法國、美國的學者，以目前的陣容作基礎，希望能作到逐漸擴大，並引起學術及文化界的熱烈回響，使理論進入日常生活的意識，思想與文化作為結合。

三民書局暨東大圖書公司負責人劉振強先生使這一套叢書得以問世，在此要向他、參與叢書撰寫的學者與東大圖書公司的編輯群致敬。

廖炳惠

一九九一年七月於風城

再版序

有點意外地突然收到東大圖書編輯劉芮均先生的通知，1997年出版的《德勒茲》將會再版，我既興奮又有點疑惑。這十多年來，單是華文圈子，研究及翻譯德勒茲的專書已有很不錯的增長；在英語世界，有關德勒茲的周年學術大會、期刊、專著等等，更以驚人的速度膨脹，儼然已成了一個龐大的環球企業。正因為這個緣故，我反而猶豫，許多年前寫的《德勒茲》入門書籍，華文讀者還有興趣嗎？

當中上階層的年輕專業人士會在地鐵車廂裡炫耀性的讀《德勒茲》、當以色列的軍事專家也精研《德勒茲》來對付巴勒斯坦人的城市游擊戰，這絕不表示我們就要停止閱讀《德勒茲》；然而我也不認同我們要重新奪取《德勒茲》的解釋權、重申只有我們的閱讀版本才最正確！

也許「德勒茲」不過是一個名字、一個專有名詞，它指向某一個人，或某個主體，但同時也引發了某種曖昧的效應，在因與果、名與物之間誘發了可能的落差。「德勒茲」可以是人物（加上了伽塔利，就更不是一個統一無縫的主體那麼簡單了），可以是概念（當然概念的本質是不斷在創造與繁衍概念，以及與其他現存的概念產生網絡式的聯結、互為變改），可以是內在自我與外部他者相互比對的

指標，也可以激發或明或暗的攻訐與挑戰。換言之，「德勒茲」可以是方向明確的清晰路標，以至開啟新徑，但也可以是封鎖道途的路障，甚至令人誤入歧路。但怎麼會是歧路呢？在思考的立體地圖上。「德勒茲」或許正是驅使我們思考那些還未及思考的、未能思考的一種動力吧？

由於時間緊迫，來不及為本次再版增補新的章節。如果有機會，我想加入巴迪奧 (Alain Badiou) 對德勒茲嚴苛批判的討論。巴迪奧在《主體的理論》裡把德勒茲形容為一個抹殺革命可能的思想家，在《存在的叫囂》裡又將德勒茲的多元視為單一，這些或許都是巴迪奧的「誤讀」，但是在這個遭傅柯幸或不幸地言中的「德勒茲世紀」，巴迪奧可能偏頗的詮釋，未許不是一股帶來顫動的涼風？

即使這股習習涼風未至，我仍衷心祈望讀者可以在原有的《德勒茲》裡覺得讓人喘息的溫暖氣流。

羅 貴 祥

西洋文學、文化意識叢書

葉維廉 廖炳惠主編

叢書特色

在文字上：用平實淺明的解說，取代艱澀、令人目不暇給的名詞及術語。

在內容上：真正深入每一理論家的原作，系統的闡明文學、文化理論的思想傳承、演變、作用，並進一步評估其成就。

在選題上：平均分配文學、文化理論家的學派比例，並對當代的文化、社會理論及活動作一廣泛的接觸。

在地域上：涵蓋了蘇俄、東歐、西歐到美國、使不落入英美或法德為本位的理論傾銷。

作者方面：這套叢書集合了臺灣、香港、法國、美國的學者，以目前的陣容為基礎，希望能逐漸擴大，並引起學術及文化界的熱烈迴響，使理論進入日常生活的意識，思想與文化作為結合。



班雅明 馬國明／著

懷特·班雅明（1892～1940）是一個死後才成名的思想家，其作品於六、七〇年代才開始引起廣泛注意。起初他的名字多是跟文學批評一起出現，但他的成就卻不只限於文學批評；雖然他跟法蘭克福學派的一些關鍵人物如阿多諾（Adorno）和霍克曼（Horkheimer）頗有淵源（年輕的阿多諾甚至以他為師），但他的思想風格卻是獨樹一幟。近年的研究已留意到他在歷史哲學、回憶和人生經驗等議題的貢獻，甚至他那部還未形成的十九世紀巴黎研究也受到高度評價。本書嘗試總結近年對班雅明研究的成果，並詳細介紹這位思想奇特、多才多藝的二十世紀思想家。

三民網路書店

會員

獨享好康 大放送

通關密碼：A6264

憑通關密碼

登入就送100元e-coupon。
(使用方式請參閱三民網路書店之公告)

生日快樂

生日當月送購書禮金200元。
(使用方式請參閱三民網路書店之公告)

好康多多

購書享3%~6%紅利積點。
消費滿350元超商取書免運費。
電子報通知優惠及新書訊息。

書種最齊全
服務最迅速



超過百萬種繁、簡體書、外文書 折起



三民網路書店 www.sanmin.com.tw

德 勒 茲

(Gilles Deleuze)

目 次

《西洋文學、文化意識叢書》總序

再版序

第一章 「不合時宜」與西方哲學的危機 / 1

第二章 一種語言裡的兩種語言 / 49

第三章 精神分析與資本主義中的生命
流動力 / 79

第四章 重疊複合的文藝思想運作 / 109

第五章 歷史的重複與差異 / 141

附 錄

德勒茲生平及主要著作年表 / 173

參考書目 / 181

第一章

「不合時宜」與 西方哲學的危機

哲學家總喜歡說，哲學本質上是「不合時宜的」(untimely/intempestif)。因為哲學思想並不是當代現實的即時回響，哲學所關心的，往往是它身處時代之外的事物，期待著一些當世之中未可知或未可思的東西。但是，這不等於說，哲學思想能夠超然物外，與現實社會並無牽纏。其實，哲學思想的「不合時宜」性質，可以理解為抗拒與社會上主流的時代步伐同步，不願意遷就時代的主導性要求，反過來更企圖以自己的特有時間觀念，改變甚至領導社會歷史的發展軌跡。因此，哲學的「不合時宜」性，實際上可以緊扣著一個社會的歷史進展，產生複雜曖昧的互動關係。當然，過分強調哲學思想可以影響或左右歷史洪流，未免有誇大之嫌。思想家可能只不過是一隻困頓在玻璃瓶裡的蒼蠅，他是否可以走出瓶口，或甚至是否知覺自己困在瓶中，已經可以是纏繞一生一世的問題，更不要奢談去改變瓶外的世界了。

然而，什麼是歷史洪流，卻肯定是令哲學家著迷的問題。歷史是一大堆經過人為排列的順序事實？是一系列量化了而又可以測算的統計數字？還是可以化為一條有跡可尋的定律或一個穩定的結構？思想家以本身的「不合時宜」性，去思考歷史這個時間洪流，所扮演的其實不是一般人認為的「鑑古而預見未來」的橋樑性角色。哲學家並不認同他們面對歷史的任務，就只是為過去所發生的事件分析或解碼，尋找可能隱藏的意義，然後總結經驗，探討過去所帶來的影響，預測未來的進展，以繼承、延續或改革這個大歷史的傳統。思想家不同意這就是他們的工作，因為他們可能壓根兒便不同意歷史是直線或曲線般的線性延續

發展的。哲學思想不是一條由古到今的橋樑，職責也不是要把過去與未來連起來，為兩者打通一條通行無阻的隧道。相反，哲學思想要為歷史製造一個「斷裂」。思維本身就是一種「切割」，把過去與未來分割開來，強調它們的不連續性。

時間或歷史不再被理解為是連續的或有次序性的，因為時間不再服從被有次序的運動所支配。時間不再被理解為，是由一點連接到另一點。歷史事件的發生，也不再被視為有先有後、有因有果這種必然秩序。引用漢姆雷特 (Hamlet) 的說話：「時間已經脫了臼」 (The time is out of joint)。時間脫了臼，時間甩脫了鉸鏈，變得混亂失常。彷彿大門從門框裡鬆脫了鉸鏈，眨眼間就要拍向我們的頭上來。或許可以這樣說，西方現代哲學的一個重大發現，就是目擊著「時間已經脫了臼」。這個發現（或許應該說是一種觀念理解），震盪程度並不比哥白尼 (Copernicus) 發現地球不是宇宙中心的衝擊力低。因為時間的脫臼，意味著人類不再可能有系統有秩序地觀察或認知外在事物的出現。既然時間不再是連貫的，事物也不會連續有次序地在我們的眼前顯現，我們也喪失了以主體身分觀察外在客體的有利位置，彷彿又墮進了令人目眩的迷宮，再次迷失了曾經佔據的中心位置，以及視點的方向。

時間的脫臼，象徵了人類第二次陷入黑暗的迷宮之中。人類最初混沌在迷宮之中，可能是早在文明時代以前。然而這次再度陷落，所面對的迷宮，已不是一座圓型或螺旋的、沒有出口的堡壘；相反，這次的迷宮只是一條連綿無盡的直線：簡單卻更為神祕。阿根廷小說家波黑 (J. L.

Borges) 曾經說過：「由一條直線構成的迷宮，是沒法分割，也永無止境的。」陷入這個直線迷宮之中，已沒有所謂內與外的分界，也沒有出口與死角的不同。不知情者還以為自己走在康莊的坦途上，一直進步向前。

脫軌的時間告訴我們，不可能再跟從亞里斯多德 (Aristotle) 的觀念，把時間理解為「順年代」(chronos)，根據前後次序移動。脫軌的時間卻純粹是一種「運動」(kinésis)，沒有明確穩定的系統秩序。在「順年代」的時間觀念中，時間的移動是由一個「目前」(Now/Jetzt) 移向另一個「目前」，或一個「目前」取代另一個「目前」。循此道理，「過去」就被理解為「不再是目前」，而「將來」的定義則是「未到目前」。在「順年代」的時間觀念裡，時間是線性順序和不可逆轉的。時間被徹底地統一化為可以計算衡量的「目前」。

相反，時間脫臼之後，「目前」不再是量度時間的標準，因為過去與現在已不是兩個連貫的時刻，而是聚集在一起 (versammeln)，同時存在。或許可以這樣說，「目前」已經失去了作為火車頭的能力，不能夠帶動一節一節的時間魚貫前進。過去、現在與將來被重新看作是一些共存的元素，一個元素包含了其他元素，因此一個時刻既是獨存體 (singularity)，也是複合體 (multiplicity)；過去不僅是過去，也同時是現在與未來。在同一刻裡，一個時刻開展 (unfold) 另一個時刻，時間——脫軌的時間——純粹成為一個變異 (becoming/devenir)，而不是穩定的連續線。因此，記憶不完全是關於過去的，而是關於未來。尋找未來的可能性，其實也是在追溯往昔。

時間脫了臼，也嚴重地影響了我們對傳統與現代的態度。因為時間不再是延續性的，我們不可能簡單地說現代就是傳統的繼承，更不可能極端地說現代與傳統必然互相對立。在脫軌的時間之中，傳統與現代不再是兩個有固定秩序安排的時刻。傳統不可能被死死釘牢在一個穩定點上，被現代視為非我、異己的客體，因為傳統與現代的分界其實並不明確，沒有了直線順序的時間觀所支配，傳統便不完全等於是已經發生而不會再出現的歷史，也不是已被安放好及定了位的過往時間或陳跡；相反，傳統可以是活生生的，隨時以相同或不同的面貌回到目前，令我們產生強烈的時代錯亂感。傳統從來沒有停止發生，而是與現代同時共存著，不斷派生。

然而，這並不表示傳統和現代就是一個統一的、有機性的整體。更不可以因為傳統是活的，就樂觀地引伸說，傳統是一座遍地珠玉的寶山，任我們隨意志喜好開發，取之不盡，用之不竭。傳統根本就不是一些可以明確辨別、可看見可觸摸而存在於我們身體以外的客體。現代的時間活著傳統的時間，現代與傳統根本不可簡單地二分為主體與客體的穩定模式。法文「現代」(la modernité)一辭，根源於「流行風尚」(fashion/la mode) 這個字。「現代」就是不斷變動的意思。換句話說，傳統既是活的、發生中的，那傳統也是現代。由於時間脫了臼，客體與主體的模式已不再可能用來安全地區分傳統與現代的相異。沒有了相異或差別，沒有了時間距離的分別，剩下的就只有時間的錯亂、認知的混淆。我們無法分辨同與不同，也因而無法在不同和非我的東西對照下，尋找得到自己的身分和位置。

時間的脫臼，意味著認知主體的死亡和秩序世界的消失。宇宙變成一個「渾沌的宇宙」(Chaosmos)，沒有了神祇這種代表著絕對標準的東西，去支撐整個世界的秩序，人類也恍惚突然失去了生存的指標。「時間脫了臼」這個觀念的發現，其實也是西方文明自身重大危機的發現。不同於原始人的愚昧與渾沌，還沒有能力開展文明，這一次的發現，是從一向以為光明的文明世界中，突然墮進黑暗，往昔的舊記憶令這次的陷落更加痛苦難受。原始人從來未曾活在文明世界之中，因此仍可在黑暗世界裡悠然自得；但是那些認為自己曾經經歷過文明洗禮的人，卻無法接受這次再墮入黑暗迷宫的煎熬，因此反應也變得十分激烈，尋求解決的慾望也更強大。這種對危機的強烈回應，也為西方哲學帶來了強烈的衝擊。面對因時間脫臼而造成的斷裂 (rupture)，以至更意味深遠的主體的死亡、神的死亡和世界的消亡，西方人做了不少激烈的回應，思想家也試圖努力地在本身的能力內處理這個危機。而對這個危機的回應，卻成為了西方現代哲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。

簡單地說，因「時間脫臼」這個危機而引起的回響中，顯現了兩種態度。一種是試圖重構認知主體，建立更完整的系統，把脫軌的時間重新接駁起來，我在這裡稱這種回應為「縫合」(suturer)，正如醫護人員為病人破開的傷口細心縫合一樣，希望裂開的缺口能夠再度聯繫結合，徹底痊癒而又能重新生長。另一種則認為傷口已經嚴重破裂，任何縫合手術都不可以令受傷的地方完全康復，回復舊貌，相反這次的重創，正好提供了一個契機，徹底反省整個既有機能的缺陷和局限，藉此打破既定的範圍與格式，另尋